

古朴、典雅的古筝名曲

浅析《蕉窗夜雨》

《蕉窗夜雨》是我国广东客家筝艺术流派中的优秀代表曲目之一。

客家筝曲的形成，源于公元4世纪左右，当时中原地区人口南迁，“音乐随人”，于是中原的古筝艺术被带到了广东大埔地区。经过历年来与当地人民的文化、语言、习俗等的融和，形成了既保留中州古乐庄严肃穆的余韵，又富有浓郁的南国地方色彩的独特风格。《蕉窗夜雨》是以客家“丝弦音乐”的合奏形式（由古筝、琵琶、椰胡、洞箫组成），经过历代客家等人的发展、提炼而形成的古筝独奏曲。20世纪40年代，经过客家筝曲大家何育斋先生来上海传艺，以及50、60年代，被誉为

客家筝派代表的罗九香先生（何育斋的高足）在北方艺术院校的进一步推广。使《蕉窗夜雨》成为我国艺术院校专业教学及国内外舞台上的重要独奏曲目。国内外出版的不少古筝独奏专辑录音盒带以及唱片、激光唱片都选录了《蕉窗夜雨》一曲。

《蕉窗夜雨》古朴、典雅、流畅、优美，充满了诗情画意，酷如一副优美的中国山水画卷。《蕉窗夜雨》的作者已无从考查。据传此曲源于宋代，是描绘旅居他乡的伊人在万籁俱寂、夜色深沉之中，聆听雨打芭蕉的淅沥声而引发的对故乡的无限思念之情。《全宋词》中晁补之所写的《浣溪沙》：“江上秋高风怒号，江声不断雁啾啾，别魂迢递为君销。一夜不眠孤客耳，耳边愁听雨萧萧，碧沙窗外有芭蕉。”可说是此曲的最好的注释。

《蕉窗夜雨》全曲只有三十四小节。经过已故客家筝曲大家何育斋、罗九香先生以对客家筝曲的精深研究，对调骨（旋律骨干音）加以变化，由抑、扬、顿、挫的最佳布局以及速度的徐疾转折的独特安排，将全曲反复五遍演奏，使其成为古筝曲目的一代绝响。

《蕉窗夜雨》第一、第二遍采用较为自由的4/4拍的慢板。缓慢、平和而雅致，重在抒情。右手弹奏出的浑厚、多变的音色与左手吟、揉、滑、按等技巧的结合运用，完美而微妙，并以旋律骨干音“添字”和“延续滑音”的手法加以充实。精确地表现了“一夜不眠孤客耳，耳边愁听雨萧萧”的思乡之情，诱发听众联想的意境。

自第三遍起速度开始加快，转入2/4拍节奏。旋律下降到低音区，而旋律骨干音则连续采用切分节奏加以变奏。浑厚浓重、铿锵有力的主音、下属音和属音，配以勾指技法形成的和弦低音与富有动力的旋律浑然一体，有雷声阵阵之感。

第四遍旋律移向中音区。骨干音以连续扫弦“加花”的技法来装饰。由于加花的音符不超过四个音，其古朴典雅的音色与前两段的慢板保持了风格上的统一，完美地描绘了秋雨绵绵，“碧沙窗外有芭蕉”的诗情画意。

第五遍的速度更快，旋律在高音区上弹奏。旋律骨干音发展到中指勾指技法起板，先勾后托的八度大跳进一步发展为有板无眼的“板后音”（切分）。突出了后半拍，使曲调洒脱飘逸，清丽明亮，旋律更加充实。虽然力度较三、四遍时为弱，但却将全曲推向高潮。雨打蕉叶声犹如珠落玉盘。特别是结尾的最后两个音以八度附点的大跳结束在商音上，给人以雨声停息，夜色朦胧的宁静之意，虽曲终而余韵悠然。

《蕉窗夜雨》充分利用了古筝较宽广的音区，巧妙地以旋法变奏等技法使旋律具有多声部的立体感，既发挥了古筝古朴、典雅的风格特点，又使旋律更加充实和丰满。虽然全曲重复了五遍，但却没有重复、冗长的感觉。这正是我国传统古典音乐的特点之一，也是《蕉窗夜雨》使人百听不厌的奥秘。

何宝泉

（上接第17页）

和福特沃斯交响乐团合作演奏两首协奏曲。

评判委员会由福特沃斯的约翰·乔达诺（他只在票数相同时投票）和苏联、波兰、法国、英国、中国（李名强）、巴西、日本、西班牙和美国的代表共十五人组成。

这次竞赛的一名意外的来宾是范·克利本本人。他1958年在莫斯科参加柴可夫斯基音乐竞赛得奖之后四年，建立了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竞赛。